◇铭心一刻

病房手记

[南京]仲兆林

肾上长了囊肿,多年相安无事。今年体检,医生说,不能再拖了。

我选了个日子住进去。腹腔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,名字听着复杂,其实是微创。但程序并不少:抽血、CT、尿检、心电图、术前谈话,一项接一项,最后在腹部打了三个小孔。手术很顺利,一个星期我便出院了。

那几天住在病房,看进进出出的病友,听他们说各自的日子,忽然觉得,医院像一面很安静的宅院子。人一躺到病床上,很多外在的东西就退远了,剩下的,是身体的真实,人心的真实。

邻床的老蒋,是泰兴人,1969年生。膀胱癌化疗已经八个月,这次来复查。初见时,我没想到他是重症病人。他精神不坏,爱聊历史,也爱讲年轻时走南闯北的经历。病房里多数时候是安静的,吊瓶一滴一滴往下落,他却能把枯燥的住院日子,聊出几分波澜。

我问他,病了这么久,怕不怕。他说:“怕也没用。把今天过好,明天的事,明天再说。”

病房里还有一对从安徽阜阳来的老夫妻。老太太七十八岁,这次是来更换尿路支架。她有四个孩子,住院那几天,电话不断,是儿女从不同地方打来问候。照说,有人牵挂,心里该稳。可这次,她稳不住。原来旧支架的厂家已经倒闭,只能换另一种。医生说,新支架的“脾气”还要熟悉,装上后要仔细身体反应。老太太听了,一夜没睡。她叹气,这辈子够苦,把四个孩子拉扯大,自己落下一身毛病。

这种苦难,不是惊天动地的,是岁月里慢慢、细细的消耗。老太太的焦虑,来自一根新支架,也因为再也折腾不起的身体。

不过,她的日子里,也有另一种东西。老伴耳背,却不曾离开;儿女在外,也还记着电话。始终没有断开的牵挂里,藏着普通人生活的温暖。

最让我难忘的,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。他一个人,没有陪护,行李也很简单,几乎没带什么换洗衣物。他是医院的老病号,一侧肾脏已经坏死,只剩一个肾在工作,还有结石,需要定期来换支架。

闲聊时我得知,这次,他只向老板请了三天假。“三天就能出院,回去接着干活。”他说得很轻,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

术后夜里,医生要求家属或病人自己保持清醒,不能睡。他困得厉害,却强撑着,摸出手机,拨通了一个号码。电话接通,他就急忙说:“强哥,谢谢你准我假。都是我脾气不好,不该当着人面顶撞你。”

那边不知说了什么,他又道歉:“强哥,我做得不好,你多原谅。以后我听你的话,好好工作,珍惜这个岗位。”电话挂了。病房里的灯光很白。他眼眶红了,眼泪慢慢流了下来。

他放下了意气,在深夜里。反复道歉不是软弱,是一个普通人被生活压到最低处时的坚韧,尊严,有时并不在昂首挺胸里,而在一个人不得不低头的时候。

三种不同的人,三种不同的承受。老蒋承受的是疾病对生命的逼近,但他选择活在今天。阜阳老太太承受的是岁月留下的病体和对未知的不安,但她身边有老伴,远方有儿女。那个中年男人承受的不只是病,还有病背后的生计。他只能靠自己,守住一个岗位,守住一份生活。

有人说,苦难是人生的老师。可我想,苦难哪里是老师?苦难只是苦难。真正让人成长的,不是苦难本身,而是人在苦难面前的选择。老蒋选择了不预支明天的恐惧。老太太选择了在牵挂里继续过日子。那个中年男人选择了忍耐,选择了保住明天的早饭。

病房很小,装不下整个世界。可病房又很大,大到能看见人的一生。有人在这里学会安心,有人在这里学会相守,有人在这里学会忍耐,也有人在这里,终于懂得了活着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活着,并不总是光鲜。把今天的觉睡好,把今天该做的事,认真做完。

走出医院那天,阳光很好。

◇心香一瓣

我家老太

[南京]戏墨

我家老太,其实是我的老岳母。我随孙子辈唤她老太。她为我们家奉献大半生,实在贡献至伟,家庭成员无一不亲近她、尊重她、爱戴她。

我的第一个孩子落地时,因其母没有乳水,她用米粉掺奶粉一口一口地将孩子喂大。后来,我的第二个孩子、我的孙子,也都是她一口汤一口水,一把屎一把尿地精心服侍,长大成人的。这还不算,为了便利我们当时的工作,她几乎包揽了一切内务:买菜做饭、烧煮洗刷、收干晒湿、来客招待……一应事务,皆由她一肩挑。

老太不仅勤劳能干,还很有智慧。每餐饭菜,总能烧得让全家老少都觉得可口。大人孩子衣服脏了,她立刻洗净;裤子破了,她上缝纫机连夜补好。我的各色亲戚、同事等客人登门,她都能聊天应酬,热情招待,让其带兴而来,满意而归。和邻里相处,她也从来都是克己让人,从不搬弄是非,博得大家交口称赞,留下“好人缘”的美名。

她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人,大字不识一个,照理不懂什么养生,但她生活规律,也很自律,早起早睡,凉穿热脱,从早到晚不停手脚地干家务,年轻时上街买菜做饭,年老时仍手脚不辍,帮择菜,收拾整理。走亲戚、串门,她每到一家都不生分,帮厨洗刷,收拾整理,好似一台永动机,几乎没有停下的时刻。

老太饮食多样,从不挑剔,坚持每日喝白水。不开小灶、不吃补品,食量不大,虽能饮酒,但从不过量。我从未见她大吃大喝,更未醉过酒。

正因这些好习惯,她身体极好。和我五十余年相处,她只挂过一次吊针,还是因为我儿子大婚,她操劳过度。再就是,去年10月23日夜她跌倒住院5天后,住进了养老院。

前不久的一个午后,她在休息时,平静地与世长辞。

古人云,“死生亦大矣”。她虽年近百岁而逝,但我和我们家的每一个成员,都为失去这样一位慈祥、可亲、可爱、可敬的老人家,感到无比的悲痛!同时,我也为这位伟大的母亲能有这样的善终而庆幸!她的一生,印证了“好人终有好报”的名言。

愿老人家一路走好!她的聪明智慧,已深深融入我们子孙后代的血脉。她勤劳、俭朴、自律的精神将成为我们家世代永传的家风!

◇生活空间

好友“鸡歌”

[靖江]毛松南

“鸡歌家园”是去年年底入驻勇进村的。“鸡歌”产业早已成熟,正好利用邵家埭这个闲置地块。

勇进村是孤北洼地,“锅底塘”标签一直如影随形。

这几年,村里引入外来资源,在低洼地里种莲藕、芡实、瓜果,还筹资筑路、修桥、安天然气,申请添置了文化、体育设施。一任接一任,一点点在着力改变。“翻身”,是这里的老村名,更是一代又一代勇进人心底里不屈服的信念。

“鸡歌”当然是个网名,他的真名没有艺名出名。作为抖音达人,最高时有70多万的播放量。村里已和他对接,适时推介本地农产品。

“鸡歌”朋友圈人数直接封顶1万,想加他,得等到有人退出。我就是那个幸运者,他知道我曾是驻村人员,退休后还在关心村里的事,见到有了空缺,第一时间加了我。

“鸡歌”不是“救世主”,可他天生是个热心肠,他要做的,就是献一份爱心,尽一份责任。

“鸡歌”爱唱歌,他在抖音上发布了一首自己改编的“靖江之歌”。大家都记住了这一句:“星星点亮我们靖江,用一片片光温暖马州大地。”

今年夏天特别热,室外温度时常超过40℃,他在送货途中偶遇工作中的环卫工,就赶紧停下车。送上黄油土鸡和饼干、矿泉水后,转身就离开。

还有一次,雨像瓢泼,有个老大爷顶着雨衣,护着摊在蛇皮袋上的三四斤扁豆,迟迟不肯收摊。“鸡歌”买了45块钱猪肉,对他说:“快回去,弄点扁豆烧烧肉。”

“鸡歌”叫村里排了18个贫困户,他要认认真真去慰问。小朱支书当时回复:“你们是‘农’字头,挣钱不容易哩,以后再说吧。”说白了,是不忍心让他们额外负担。

但“鸡歌”是真心想向这些弱者伸出援手,多次联络后,村里勉强答应。

当“鸡歌”递上黄油土鸡时,“五老”赵大爷手抖得像扬粳子,拎在手里,塑料袋子还在“簌簌”响。

小朱支书介绍说:“这是‘鸡歌’老板,他是专门来慰问你们的。”老赵只知道《西游记》里有个猴哥孙悟空,没听说还有人叫“鸡哥”。

袋子蛮重,装着两只黄油土鸡,都是早上现杀的。老赵拎得有点沉,小朱书记赶忙接过来。老赵以为他们是拍镜头、做样子,慰问品又收回了,便有些失望地盯着鸡袋子。

“鸡歌”四处打量着,老赵家里除了一台电风扇,再无其他电器设备。

老赵光身汉子一个人,眼睛头永远都好像笼罩着一层网膜,麻木地看着外面世界。整天身子软塌塌,提不上劲,是“脚踏西瓜皮——滑到哪算哪。”

“鸡歌”惦记着老赵。黄油土鸡鲜嫩、味美,可是吃不完搁着会变质啊。

他们很多是敷衍生活的人,哪管什么干净邋遢。“吃饭不知饥饱、睡觉不晓颠倒”是常态化。“鸡歌”和我聊天时动情地说,我们不能改变他们,就改变自己。多走动,哪怕实际帮助一点点,都好。

“鸡歌”常常钻进鸡场,席地而坐,对鸡而歌:“同舟嘛共济海让路,号子嘛一喊,浪靠边。”歌声比他树上的翠冠梨还脆爽。黄油土鸡们也来了劲,跟着和“咯咯哒”地唱。庄园里俏皮鱼群也与满月身孕的水稻磨磨唧唧。两情相悦,稻香鱼鲜,就等丰收节隆重登场。

村里安排,重阳节后,组织18户人家到“鸡歌家园”体验生活。小朱支书对我说:“这一次,你一定要来,共同见证这一暖心场面。”

是啊,走出自我封闭的环境,融入社会,这是他们的必修课。生活,得靠自己。而眼下,对于这些特殊人群,还得伸出援手,就像火炬手,一程接一程,照亮了别人,成就了自己。

再忙,我也要去。

◇尘世写真

一亩边角田的秋收

[兴化]李树楚

去年秋收前,阴雨绵绵。雨点落在稻浪上,也砸在平凡庄户人的心里。稻谷承受不住风吹雨淋,慢慢地趴下,无奈地匍匐在大地上。

清晨,吴婶第一件事就是看天。眼见仍是风雨交加,她的愁绪长过雨丝。吴婶有一亩稻田,是边角地,地势低洼,收割机本就难进,遇上连日阴雨,更是泥泞不堪。

吴婶恨极了这鬼天气。她记得,多年前,也是雨多地烂的关头,丈夫中风,万般无奈下,她只能独自一人用镰刀割稻。一百多个稻把子,挑上船,再挑上场,借脱粒机、接电线、求张三拜李四地帮忙脱粒。当时吴婶并不年老,做完一切,仍是筋疲力尽。而去年,她已72岁,背驼腰疼,力不从心。一想到若再重蹈用镰刀割稻的覆辙,吴婶便不寒而栗。

这几年,吴婶都是拜托刘平收稻。去年,她再次找到刘平,恳求道:“大侄子,今年雨多,全倒了,请你千万要帮我收割。”刘平妻子也是一脸愁容,“今年田里一脚一个塘,你家地低,更是难,你还是尽早准备自割吧。”吴婶目瞪口呆,眼泪倏地流下:“要我用镰刀割,等于要我的老命。”刘平也犯难,“争取机收吧。”

但吴婶仍不踏实,从此没睡一个囫囵觉,梦中都是收割机,愁云惨雾一直笼罩着她。

老天捉弄人,大家都不易。天气放晴后,大户们日日在田里转悠,用脚试踩土壤。吴婶同样天天看田,下锹理沟,企盼积水尽快流光。第五天,大户们开机了,她脸上仍然阴着,茶饭不思。

刘平承包了几大百亩,但收割速度只是往年的一半,妻子愁肠百结。可想到吴婶,刘平总放心不下。他暗暗思虑,为了收稻的事,吴婶就算累不死,却可能要愁死!他向妻子提议,不如先为吴婶收稻,让她安心。妻子不可置信:你简直疯了!我家几百亩能等吗?辗转反侧后,刘平咬牙拍板:我再去看看吴婶的地。

纵使吴婶田里积水过多,但想起她的艰难不易,刘平还是专程去吴婶家,对她承诺,“您的田,包在我身上。我收好自家稻,立即帮您收,不要您动一镰刀!”刘平的话是定心丸,吴婶十几天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她感激涕零,几乎要跪下:“大侄儿,你是菩萨心肠一般的人!”

第八天,刘平终于料理完自家的稻子。第九天,他开着收割机赶去吴婶的田。岔路口的泥地湿烂得很,机器进不去。刘平找来两块木板垫在路上,费了好一番工夫,才将收割机开进田里。稻子算是收完了,新的难题又来了。往年,刘平将收好的稻谷卸在田间,吴婶再请人挑上船,运到打谷场。如今田里泥泞,老人哪里还有力气搬运?想到这儿,刘平索性将收割机径直开至打谷场,直接卸下稻谷,一齐省去吴婶来回搬运的辛苦。

数日后,打谷场上,吴婶晒的稻子,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,稻香四溢,氤氲在空气中,大雁似乎也闻到了,嗅着清香,慢悠悠地飞过。稻堆比往年大,行人都说是大丰收,吴婶笑得合不拢嘴。刘平经过时,对吴婶说,明年第一个为您收,她笑得更灿烂了,树上的鸟儿也为她唱着欢乐的歌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